



山顶上的作文课

邹梓

中小学语文课有“三怕”：一怕写作文，二怕文言文，三怕周树人，说的是学习理解的难度，“写作文”高居“三怕”之首。但四年级时一次山顶上的作文课，却让我深深地爱上了写作，直到今天。

我记得，教我们四年级语文的是陆老师，一个50多岁的魁梧汉子。开学第一课，作自我介绍时，他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“陆——大——字”，然后说：“我的名字有许多变化，同学们看好了——”接着，他在名字下分别写上“绿大衣”“落大雨”“六大鱼”。在老家方言中，这三个词和他名字的发音十分相似，我们都忍不住哈哈大笑。陆老师一本正经地说：“这叫音同字不同，是一种联想记忆法。同学们，你们以后做拼音、写汉字时要留心，写作文时也要学会联想。”

哦，原来老师是用自己的名字做引子，教我们怎么学好语文呢。那堂课，我们一个个喜笑颜开。对陌生环境的恐惧、对接触高年级知识的畏难，都在老师诙谐幽默的讲解中化为无形。不知不觉，我们都喜欢上了陆

老师，喜欢上了他的语文课。

有一次，陆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道作文题，题目是《我的家乡》。我们生在这里、长在这里，按理说对家乡很熟悉、很了解。可真正要把对家乡的感受写在纸上时，我们脑中一片空白，无从下笔。见我们一个个抓耳挠腮，陆老师慢吞吞地吐出几句话：“这堂作文课怎么写呢？我们不在教室里写，我领大家到山上去写！”“到山顶上写作文？”同学们“叽叽喳喳”好一阵子，心里充满了期待。

那天，陆老师带着我们步行数里，去登学校附近的小山。一路上，大家个个前蹦后跳，像一头头小鹿。高大的陆老师鹤立鸡群般走在队伍中间，我们簇拥着他一路聊天一路走。陆老师不停地挥动手臂，引导我们看东看西。山体四周，是一望无际的青绿色的田野和一座座人口稠密的村庄。从这座100多米高的山顶远眺向北，我们隐隐约约可以望到长江，向东是邻县苍翠的山林。

到了山顶，陆老师先让同学们极目四望，再让大家在一块平地上围坐

一圈，开始畅谈登山的感受。有名同学抱怨说：“山上风大，吹在身上凉飕飕的。在山下，我就没有这种感觉。”陆老师马上表扬这名同学通过运用触觉感官，捕捉到了风对皮肤的细微变化。他这么一鼓励、一启发，大家纷纷转换思路，七嘴八舌地开始发言，有的说：“山顶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，比平时看到的范围大多了；有的说村庄都缩在一起，稻田连成片，它们中间的沟沟壑壑都看不见了，大马路也变成了细腰带……”

最后，陆老师问：“如果用一个词形容眼前的村庄，哪个最合适？”大家开始搜肠刮肚，有的说“鸟语花香”，有的说“苍翠欲滴”，有的说“炊烟袅袅”……凡是能想到的描写农村的词都被同学们一股脑说出来，一阵阵嬉笑声飘荡在山谷间。我举手说道：“层层叠叠。”老师评价：“有点意思，还不够生动，可以想个更好的。”老师微笑着说：“用‘星罗棋布’如何？”我们都鼓起掌来。他又问：“如果用一句诗来表示，用什么呢？”我们面面相觑，坐等老师揭晓答案。只听老师抑扬顿挫地吟

诵道：“用李白的‘登高壮观天地间，大江茫茫去不还’，还可以用杜甫的‘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’，如何？”我们用力鼓掌，心想：“老师肚子里的墨水真多。”这时，陆老师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写好作文，首先要观察生活，多留心周围的人和事，其次要抓住它们所体现出来的独特个性，这样写出来的作文就生动。最后要多看课外书、多背唐诗宋词。这些素材都可以‘借’来用，‘借’了不用还，作者还高兴呢。”

回到学校后，同学们如同吃了灵丹妙药，个个下笔如神，连最怕写作文的顾同学也得了“优”。他在作文中写道：“同样的东西，站得高，换个角度，感觉完全不一样。”老师在这段话下面画了好几个红圈，还写了评语：“有进步！”

山顶上的作文课，打通了我们求学的“任督二脉”。我们像一群饥饿的孩子扑向知识的面包，在知识的海洋中尽情遨游。陆老师教我们换一种方法和思路，去发现美、欣赏美。他的那些话就像一堆堆火苗，引燃了我们的求知欲，照亮了未来的那片天空。

九月的风

李志石

九月的风，带着秋意轻轻吹
孩子们啊，翻开书本，收心归位
那页页的篇章，如同新世界
目光炯炯，期待着知识的滋养

课桌前的身影，笔直而认真
笔尖在纸上飞舞，拉直着每一个问号
收起昨日的游戏，专心于此刻的探寻
孩子们的心中，燃起求知的火焰

书包里装满了，新学期的梦想
紧握笔杆，决心书写自己的传奇
眼睛紧盯着黑板，耳朵聆听每个字句
心灵的窗户，已向知识敞开

课本的边角，已被密密麻麻的注解包围
那是孩子们，对知识的渴望与敬畏
每一次提问，都是对未知的探索
孩子们啊，你们的心，已被智慧牢牢牵引

午后的阳光，洒在教室的每一个角落
孩子们的脸庞，映出坚定的轮廓
新学期的征程，已经铺展开来
孩子们踏着坚实的步伐，向前迈进

九月的风，见证了孩子们的转变
从嬉戏到专注，从散漫到勤勉
收心于学，致力于知，不负韶华
在新的学期，书写辉煌的篇章



《致无尽岁月》水彩画

夏晓云

1960年生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，江苏省美协水彩(粉)画艺委会委员，江阴市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，曾任江阴市书画院院长。

深巷里的秋声

朱红伟

处暑虽至，但秋风却似含着带怯的少女，只在不经意间留下些许踪迹。天宇依然湛蓝，骄阳似火，仿佛夏日并未远去，而是在某个角落悄悄窥视着即将上演的秋之序曲。

为躲避白昼的酷热，我选择在日落时分漫步于邻近的生态公园。此时，夕阳如同一位丹青妙手，以天际为纸，挥毫泼墨，将晚霞渲染成一幅斑斓的画卷。从橘红渐变为淡紫，再由淡紫过渡至深蓝，直至夜色如帷幕般缓缓垂落，笼罩了整个世界。这一系列色彩的转换，仿佛是初秋的心事，既承载着夏日的热情，又暗藏着秋日的沉思。一阵微风轻轻吹过，带来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凉意，如大自然最温柔的的低语，这是初秋特有的气息，正悄然弥漫在每一寸空气中。

沿着蜿蜒曲折的小路缓步前行，一片荷塘映入眼帘。盛夏时节，荷花竞相绽放，美不胜收。而今，这些荷花已逐渐褪去了繁华的妆饰，荷叶也由翠绿转为斑驳的枯黄，微微卷起的边缘仿佛是时间留下的痕迹。仍有几朵迟开的花朵，虽不再娇艳欲滴，却依然倔强地开放着，似乎在用最后的美丽与夏天告别。荷塘中的水面，偶尔荡起一圈圈细小的波纹，那是鱼儿在水中嬉戏，享受着这份最后的温暖，也是初秋以她独特的方式，与夏日作着温婉的告别。

走过荷塘，路旁的桂树在夏日阳光的沐浴下，显得格外繁茂。仔细观察，可以看到一些小小的花蕾隐藏在浓密的叶片间。它们或是纯白，或是嫩黄，在暮色中并不显眼，却已散发着淡淡的秋意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试图捕捉那还未完全释放的芬芳，想要沉醉于这花香中。

继续前行，左侧的一片橘林引起了我的注意。那些橘树上挂满了果实，经过一个夏季的滋润，如今已变得饱满圆润，在昏黄的灯光下，渐渐呈现出淡淡的黄色。那是成熟的标志，也是秋天的象征。它们沉甸甸地挂在枝头，仿佛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。偶有一两只归巢的小鸟飞来，在枝头欢快地跳跃，享受着成熟的喜悦。这一刻，初秋的味道不仅在于眼前那抹金黄，更在于那份沉甸甸的幸福感，让人不禁心生向往。

初秋，不仅是四季轮回的一个节点，更是一次对心灵的洗涤。在这里，我们学会了如何优雅地告别、耐心地等待，懂得了珍惜。我们将告别夏天的喧嚣与热烈，迎来秋天的宁静与深远；我们等待着未来的美好与希望，体悟着坚持与期盼的意义；我们珍惜眼前的每一次收获，品味着生活的甘甜与满足。初秋的味道，既有淡淡的离愁，更怀着深深的期盼，它是新生的起点。

夜色深沉，我踏着月光归去。在这看似无尽的炎热之中，只要你细心感受，便会发现那些不易察觉的秋意。那是初秋独有的韵味，正悄无声息地渗透在每一寸空气中。

冬瓜有味

刘峰

又到秋风袅袅时，远在千里之外的我，仿佛又嗅到了醉人的冬瓜香，不禁忆起醇醇的冬瓜情。

父亲是一名种冬瓜的高手，“冬瓜大王”的绰号在十里八乡广为人知，一则经他侍弄的冬瓜，卧在菜园，像一只青石碌碡；二则他为人厚道，敦敦实实，跟冬瓜无异。

父亲种冬瓜，有“三要”秘诀，他也不保留，统统将之示人。“三要”即：基因要选好，土坑要挖深，肥料要下足。

每年秋天，他留下最壮硕的冬瓜，从中遴选出最优良的种子。第二年初春，趁着雪未消之际，他扛着镢，去菜园东南角刨出一个水缸大的坑。到了清明时节，他将发酵好的有机肥挑到坑里，将一捧种子播下，掩上土肥，踩实。

一周左右，芽儿拱出了地面，又嫩又壮。到底是基因好，半个月后，它们长出了叶，伸出了一掐就冒水的藤蔓。一个月后，它们像刚学步的婴儿一样，嫩青青的卷须四处绕着，挠得人心痒痒的。到了初夏，长势汹汹的瓜

藤宛如赶山的竹鞭，以土坑为圆心，翘着绿蓬蓬的藤尖，举着一顶顶小绿伞，到处攀爬，到处撒野，到处开花。爬着爬着，就攀上篱笆，钻进了周围邻居的菜园。

几座菜园，不久变成了花园。金黄的冬瓜花，像喇叭，似喇叭，如少女的舞裙，若玲珑的冰雕，弥漫着好闻的清香，惹得一只只肥胖的蜜蜂钻进钻出，数不清的彩蝶翩翩起舞，还有许多不知名的昆虫爬来爬去，一派繁忙的景象。

父亲坚决不打农药，采用“油灯灭虫”的土办法。到了黄昏，他带着油灯和脸盆来到野外，在脸盆中盛些水，滴上几滴柴油，置之于菜地中央，再把点燃的油灯放到水盆中。害虫趋光，从远处纷纷飞来，跌落到水盆里，其翅膀一沾柴油立刻软化，不能飞翔，最后溺水而亡。对于郁郁青青的野草，他也不施除草剂，而用手扯。尤其是土坑之上，草及人腰。一场雨后，草又冒出，父亲再扯，成了一场持久的对抗赛。

花谢后，花蒂处结出了嫩瓜。此时正值农忙，根本没有人在意它。直到“双抢”时节，为改善伙食，父亲才想起了菜园里的冬瓜。那些天，邻里纷纷前来报喜。这一家告知：“我家菜园卧了你的好几个冬瓜。”那户又说道：“我家也卧了好几个‘炮弹’。”另一家也来喝彩：“真不愧是‘冬瓜大王’，一个冬瓜有几十斤重。”

一家人一餐肯定吃不完一个冬瓜。作为一村之长，父亲决定与大家一起分享。他从菜园扛来一个30公斤重的冬瓜，从家里拿来一挂五花肉，在打谷场架起了一口大铁锅，码好了一堆柴火，准备烹制五花肉焖冬瓜。

柴火熊熊，白玉条一样的冬瓜与土猪肉焖作一锅，发出“咕嘟咕嘟”的声响，弥漫着诱人的香气。不光大人、小孩，就连猫狗也围着柴火灶打转。多日的劳累让乡亲们身体亏虚了，正好补一补。一勺勺泛着琥珀色油光的佳肴被浇在米饭上，味道鲜美，让排队等候的男女老少啧啧称赞。大口大

口吃在嘴里，一碗接一碗，是那么地香！一时间，村庄里像在过节。

三伏天，仿佛孩子的脸，说变就变。面对阴云密布，大雨即将倾盆，村民们纷纷伸出援助之手，帮我打谷，让繁重的农家体力活变成了一场欢乐的集体劳动。

一转眼，秋天到了！

父亲将一个长满绿毛的冬瓜摘下，搬到牛车上运回家。他没有顺藤摸瓜，将结在邻家菜园的冬瓜摘回，而是准备就地送给大家。然而，邻居们还是将冬瓜送来了。父亲开始推让，大家为此激动起来，乡情更浓了。

最终，大家抱回了冬瓜，父亲还答应送大家一些优良的冬瓜种子，让大家户户来年飘出瓜香。

为此，有人说父亲傻，说如果将这些“尤物”送到集市上，凭着“冬瓜大王”这个金字招牌，一定会卖一个好价钱。父亲却说，远亲不如近邻，少收一些冬瓜，却换来大伙儿的尊重，换来浓浓的邻里情，值！

